茅鹿門先生文集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復王肖華溧陽書

使者持手札併及分俸之賜感媿感媿溧陽者江南繁劇之邑中多勢家鉅室盤錯紛結蓋仕路間之羊腸鳥道而難爲騏驥驊騮之縱步而蹀躞者兄丈何以抱琴而過茲邑也豈當路有故知兄丈下邽之材者而迺借之以彈壓剸割耶前令潘李二公俱傑姻家其所從簿書賦訟閒豈知自好者

而令宰爲邑之狡獪譏險者所構雖然兄丈之鋒
鍔譬則青萍太阿而其器度則又萬斛之舟也古
稱名令有王氏青箱者願兄丈直須虚其心平其
氣於一切辛甘燥濕震撼擊撞處曲爲調劑而鎮
之異日者兄丈固當爲國家建非常勳而區區百
里不足以盡蜀之士元也僕拭目以俟

復趙定宇少宰手劄

溧陽遣使函公手書併及機務謝謝　聖天子
當陽而疆場多烽燧之跡執政間一切盤錯紛結
殊爲鞅掌而公之材望行且拜相傳麻矣語曰世

亂則急介冑之士時平則推譽望之賢僕獨謂茲二者公所當日夕刺心而無間於世與時之相升降者如何如何王溧陽緯有文風區區百里非所以展驥足者溧陽號爲巖邑而難治王兄雖屈千里騕褭然而入羊腸懸度之險恐亦難以飾騣而騁轡也公領中朝倘有故知門生宦遊江以南者須仗公憐世講且從高岡之上無忘順風而呼也繒兒今章丘五年所叨薦剡者二十餘上而三齊間百八州縣並且遵章丘所次科條而例行之歲首吏部注下考閭閻章丘父老赴闕上疏訟冤者

三百餘葉煞爲納言所滯亦無繇達之　宸聽不知公及聞否兒且儕僚年垂八十方以解綬爲幸惟朝夕父子相師友讀書賡續文而巳知屬公垂念故併附聞不盡

與徐司諫龍寰書

數閱邸報獲明公所上封事一一切名實中肯綮而於國家大計無不可席之施行真古之補闕拾遺也西夏叛卒不啻唐安史朱泚之變而當事者方其首難時倘及赴救拯溺則疾雷不及掩耳從中開誠布公待之以不死茲固倣張垂崖之定蜀

亂寇萊公之鎮澶淵或及甚亂亂定勢也已而僭號
毀制漸閙于朝朝且按部覆徵兵白羽四馳復出
內帑數十萬金以厲戎行其聲固震疊煊赫而哮
許諸酋自分必效譬則檻虎也計出無聊愈亟愈
亂而况城高且堅當事者雖頓兵十萬而內困於
樓櫓之咆哮外疲於胡虜之騷驛春以來迄無成
功蓋有以也兼之倭夷內訌朝鮮且破而遼陽一
帶又在脣亡齒寒之間矣僕雖老於丘壑閭不能
不深杞人漆室之憂所望公輩出石畫以鎮綏亟
發紓謨以匡國家者耿耿也僕雖毋徙巳四十年

而縣中故鄉宦唐公默菴孝廉本末公在縣時曾
及稔聞之否丹徒賢士大夫故多而唐公爲最其
以宦遊二十餘年而病亡旅邸殁無以爲殮殮無
以爲葬無寸土尺椽以遺其後僕曩故力爲拮据
周旋其間大略已備所寄高少府春宇公書中錄
其副以上不敢再贅公之甘棠之愛在丹徒不啻
什且伯於僕者況公方首諫垣郡二千石以下無
不嚮風慕誼高崗之上順風以呼山谷並應者也
茲特憐唐氏之遺孤上不能守祖祠下不能葬父
骸而特以故三院所優給丹陽廢寺者之田而爲

地方狡猾者所魚肉而奪之敢以哀鳴於舊令尹之側公倘於中或及授之持節使及郡縣大夫之間公之德且世世世矣

與石東泉司馬書

公柄司馬來中朝之士南下者無不嘖嘖聲稱當與先輩馬文升余子俊劉大夏諸公等其所規畫次第僕不能盡知而年雖衰耄不能不聞鷄起舞也近數讀邸報頗知寧夏督府所牒報並不聞措置肯綮而招安一節獨聞我公持之可謂深獲要領矣夫招安者不得已之計也此特可行之於始

叛之初而決不可行之於遣將之久方其始叛一時部曲跋扈稱亂督府諸公倘能從呼吸間開誠布公在外鎮則借　天子之恩威而陽假之以浩蕩在叛卒則仗帥府之倜儻而陰藉之以解勢是或一策若既經督府疏其事於朝而　天子且爲徵兵遣將彼猶肆然狼跋而焚燬制書則其不臣之罪殆有甚於唐末之藩鎮者已海內三尺豎子無不怒髮裂眦而願爲死綏者督鎮諸公其能拱手而聽之乎或疑當事者以師老堅城之下不得已佯借此以解其攻鬬之氣而兵家所謂用

而示之不用且從而奮擊之也六七月來於今未聞定算未睹成功如何如何　明旨切責至再至三而我公所從中布畫激勵戎行謂之千鈞之弩矢不虛發矣今且若此不知我公何以收之泉石間不勝漆室之憂幸有以示𡖋

與崇德令王鍾嵩書

崇德縣二百年來封以內文章則推貝公瓊節義則推程公本立至於勳名則推潘公蕃潘公所當成化弘治間以素絲羔羊之操累官刑部尚書而出督兩廣則斬馘萬級其威名與韓襄毅等已而

逆璫銜之奪其功而反褫其爵其沒也無以爲殯
且殮故廬三楹且鈌其一𢖍甚矣其賢且廉可以
師百世而冠人羣者僕不肖所娶婦與其公子所
娶婦爲女兄弟故獲習知尚書公本末數十年來
前令公閔其先賢之裔而貧故壁立轍復其家今
其孫文嫋特甚乃爲里人駕之役何異驅麋鹿而
服之鹽車也僕之衰耄遯于典謁盖痛孫叔敖之
後而行歌負薪於市耳唯明公垂諒而寬假焉

○與淮安周經府書

方外友雷道士客遊淮上爲惡少年所箝縛而羅

織之以獻於官司或傳其困且死矣頃忽破衲肩瓢而過傑榻於是攜之且泣且喜問其故曰吾之困且死者什之九而幸其所發官司則淮安經府周公故得以脫以至於今茲特爲書以謝而併詳雷道士所共從遊者本末聞之左右雷山東汶上人也少浮家爲道士從異人者黃髮髻西遊荊襄武當山中衣食於賣藥間遇貧者則出橐裝以分之或飢且寒則褫其衣傾其瓢所貯而捐之不惜也蓋澹宕自好者十五年前過湖中湖中人異之及扣其所得或習熊經鳥伸及一切吐納導引之

術彼皆不之語也間探棋局亦稍稍解者然於世之緇塵則蛻遺也久矣僕故愛其人而結一茅庵以棲之往來者十餘年數好子遊江海上或貧者見其好施易與輒從之遊且稱願為弟子併代為負囊與擔而爨也雷亦不辭然亦往往為其所鬼瞰而竊貲以去彼特笑而不復蹤且追之如此者屢矣僕間亦數以戒彼彼第曰吾本無家亦何處不可家何暇絜絜問所從也乃卒為從遊者所註誤問其姓曰胡大漢而不告以名也問其家世所從曰父母早亡而貧無活願從師走方賣藥於是

聽其隨之而過僕所舊棲芧庵中絫月矣未幾瞰
雷賣藥槖有二三金於是夜竊之以逃雷亦不以
計行且告還山東也僕稍稍助之裝以歸又憐其
莫爲之負擔也而隣有僮請隨之以行蓋壬辰年
七月間也及抵淮忽被惡少輩縛之稱曰此胡大
漢黨與也向詐奪人財者併縛所隨僮送之淮安
府已而檄送明臺幸公扣其詳解其裝獲僕所贈
詩卷迺爲大笑而遽釋之嗟乎明公於僕未之面
者而迺爲愛其人併憐其客遊者之無辜也脫之
以歸僕何以爲報而亦何敢忘哉敢具書上陳外

詩文刻數十卷中有原贈雷之詩什惟賜之清覽焉

與許敬庵中丞商榷海上事宜書

兵家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今喧傳關白者不知其何許人頃者襲破朝鮮州郡而中朝所遣將提兵二千以赴之又全覆没以故中外洶洶且疑其內犯而建言者或策其踰鴨綠江入犯天津一帶或又虞其南抄登萊淮海之間又以閩浙所故嘗罹倭夷焚刼者而近日人情亦風翔而海沸矣僕妄測么麽必不能有他者但　中朝之疏已屢而

公今出督閩州則其事之緩亟險夷並屬幕下公不得不爲措置矣僕竊籌數事不知公可採擇否一曰首覘關白於海上所自爲注措何如其麾下所用部將何如近者諜傳暹羅諸島且共爲犄角以擣其虛其情形何如二曰海上所恃者順風而帆我閩浙一帶須辨福艙船二三千料以上者數百艘以逆之海上海上舊有上日本針經所載夷內犯道路頗詳不知公獲覽睹否大抵海夷之入犯必先於島嶼間停泊次第然後乘虛以及岸請於前所建福艙船分哨而逆之海上然非可刀劍

攻擊也於中盛貯各色火砲如佛郎機法貢及銅將軍子母砲而我又外爲生牛皮帳及絮帷等項以護我士卒所嚮此則嚴陣而折衝以待之者也三曰前艑艙船特可爲中軍而至於矢石之鬬須別爲八槳船俗號八喇烏數百號而中載荻柴火攻諸藥暗伏於島嶼隱處候其順風以帆而過也我反從上流尾而順風以燒之艑艙船逆之於前八槳船夾擊而火攻之於後此則百戰百勝之策可以一舉而殪之者也至於擇敢戰之將選摧鋒之士先嚮導之審捐不貲之賞嚴必徇之誅而於

州郡從事及偏裨將校恐須一一布置不知公謂何如僕業欲移書以聞督府常公而猶未敢不審公可併爲面商之否

與施華江京兆書

僕少令青陽下車日即得邑之雋若我華江不啻吳江南之於賈誼張成都之於蘇軾已而受事僅兩匝月輒以當路者所檄而校文淮陽蘇松間隨且奔喪來歸僕所欲爲縣與利除蠧奉法布職不及纔畫尺寸甚矣僕之負九華山之靈也已而諸父老或稍憐僕所緦緦然問民疾苦而爲之拮据

其間者雖不及究其施行而其中所抱惻怛者固
可亮也邑之吏民從而俎豆之嗟乎僕何以爲情
而僕亦何以奮報知已也頃且年餘八十幾欲抱
琴拄杖而再過焉一則登華江之堂連牀厀席共
爲語次五十年來風塵荏苒處再則陟九華之巔
且尋李白及他所仙遊者之蹤顧以衰颯猶爾留
滯而邑有吳君者過宰璉市璉市者即僕所近浮
家處故及稍稍問華江起居知華江康食無恙僕
不勝躍然喜竊欲爲之肘而飛也聊籍尺一展我
契闊外有詩文續刻百餘卷獻上塵覽不盡欲言

與吳屏山太守書

客有詩畫友沈青門者之孫曰庇臨蓋世青門之業以遊江海間者也頃從維揚還僕因前問公政聲沈生亹亹不置口而曰維揚吏民家歌舞而戶俎豆之近世所僅見者已而又聞公於瓊花觀有深概焉瓊花者誌稱玉蘂花世所絕無唐人嘗臺榭之而宋歐陽文忠又從而作無雙亭以賞之間嘗見之騷人墨子之咏歌而以世遠時移其顛且沒於礫石之間久矣而公以治郡之暇從而樹之以名花懸之以層閣得非先輩所稱揚州第一樓

乎沈生善繪事而於泉石花草間尤多神理茲特移書屬之我公倘獲賜之末席或及從公珥筆濡毫圖寫所爲瓊花觀以歸茲園八十老人之所指掌憑欄而欲爲公歌且賦之以貽後世者也幸開襟而留意焉

與李見羅書

僕無似獨辱先公左遷敝郡時輒引帷中爲國士已而又辱令先大父茫湖公賜之以忘年之交久之昆仲相繼第進士往往以道義文章相追琢盖附交籍者三世矣頃者公以名世之賢按兵絕徼

所謂爲功焜燿當世豈謂甘陳者漢之萬里長城也而竟爲讒者所冤僕每讀劉向訟功疏數爲之欷歔大息也　國家方東憂倭北備虜所需封疆之臣甚亟而世有干將之劒顧獨羇之豐城之獄謂之何哉雖然海內士大夫無不人人爲公扼腕外之緬甸夷徼近且走萬姓伏闕庭抱痛流涕公之功與罪抑足以暴於天下後世而異日史官當必有如書甘陳之功者公亦何所恨哉公今遠戍海上許敬菴中丞適持節七閩所當波濤魚龍之患方蒿目懷袂公今過之茲又眼前一快心處也

如何如何不盡

與邢知吾少參書

僕罷官四十餘年於海內賢士大夫絶音問曠宴言然而公之風流藻雅間於亡兒積及顧甥侍御輩稍稍獲睹什之二三已而緍見令章丘語次公之所握手出肺肝綰帶結心腎再讀公所撰去思碑其所次吏民之擁戴與田野所尸祝及當事者所按其科條而徧行三齊州邑處一一如掌嘗不減太史公及班掾之傳循吏甚矣知己之賜所當與日月俱遠者也忽辱遣使臣手書併及機杼之

遺何敢當竊見茲歸也蓋當西臺時偶聞僕之患背癰也輙爾乞疾來歸四三年間僕且稍稍康食所共父子閉關以詩書典籍相朝夕已而前年以吏部注下考不復出矣而一二先輩姻友間以僕之年雖邁神猶不衰而見竟以此留滯不無可惜故特強之謁選公且再出柄政不知可借公之使星所嚮或及瞻睹以慰生平否不盡欲言

與醒神書

癸巳冬十月顧甥侍御從雲間回爲言獲逢翁眉睫問其貌則翛然鶴髮而顏且腈以酡也問其齒

則疑百歲以上而不能記其年也問其姓氏與其家
世則云翁特哂而不以語也已而探囊中所請翁
題其所築園曰蔗園其樓曰夕隹且其字畫翩翩
乎古者山澤蕭逸之韻也已而又扣翁所爲攝生
者曰其所爲飲酒食肉冬裘夏葛與世人同而中
所吐納導引之術超然出於形骸之外而有非世
所得而窺之者嗟乎翁豈抱古者洪厓浮丘安期
偓佺之深而有所自好者與儻闊之神若解而魂
且越倘及從翁杖屨願附古之棄妻子若脫屣者
固不惜也嗟乎忘生者而後得長生儻非敢遽望

翁攜之以吸沆瀣餐煙霞而逍遥乎蓬萊方丈之間也第獲翁不鄙遺倘獲口畫之以泉飲谷棲一二肯綮或及稍稍辟穀茹芝而從清心鍊氣不知老之將至云耳謹顓使函書以聞惟翁憐而許之

與許敬菴書

故友沈青門之孫曰庇臨過金陵求謁公竊思青門故以詩畫負米芾暨徐熙者之望爲重湖海間而其寫花也不以貌而以神往往能使遊蜂飛蝶若鼓翅而過焉以此名當時而數及槖裝至千金然不善治生僅以丹青世其子君孫今其孫庇臨

似能世其業而以之衣且食於湖海者也項珥筆入金陵而以金陵諸公卿間惟公爲今之白香山少傅也屬予爲之紹介竊思樞副之門非六郡材官卽虎賁劒客公今門下則又半屬談經論道綴文之士恐於此輩日不暇給或曰公固古所稱吐哺輟洗以待天下之士而於九九不以遺者況生所挾匪特九九已也況舊京多五陵豪俠三吳繁華公子公倘垂憐稍稍賜之以緩頰而吹噓焉況生嘗不啻明珠大貝之爲寶於世而靑門其亦不亡也已茲亦公之下士之一籌也萬惟垂憐焉

與姪舉人桂書

姪行年且五十於舉子業可謂苦心矣舉業而入苦心之路其於名理雖或精研而於風調不免沉滯嘗聞先輩舉業三字符曰典淺顯予獨更之曰輕清精然精之一字亦不易得但能輕清而稍加之以秀逸疎爽則百試百中矣嘗謂頭場七篇最爲喫緊須如行雲之出岫巧燕之穿簾荷葉之擎露柳絮之飄風萬無過思深構過思深構必致重滯艱澁於二三場以後僉聽姪之蹀躞馳驟出經入史千金之駿絕塵而奔亦無無不可者先輩舉業

之最如王守溪之渾雄臺閣唐荊川之精純典雅汪青湖之豪爽薛方山之奮躍並所不易得者獨聞韓昌黎有云如駕輕車而就熟路以此携之為舉業訣可謂最便法門近日見維寄北京鄉試七篇姪嘗誇之當為舉業中赤幟予獨疑其太橫喜之者什之五而驚且辟易從而厭之者亦什之五而縉見亦讀之而日但恐落老學官之手當為覆瓿矣今已番翅傳聞果被以高年校文者僅於首篇加數點後並不及覽何則彼且覗之為怪僻不復覽睹矣吾姪之才奇崛魁梧獨恐其一入沉滯

使令校文者澁眼縮首千萬放令輕淸而加之以
秀逸疎爽斯則姪之老馬長途而姑從康莊以策
轡而馳亦所以慰我衰颯懸懸之望也

諭緇兒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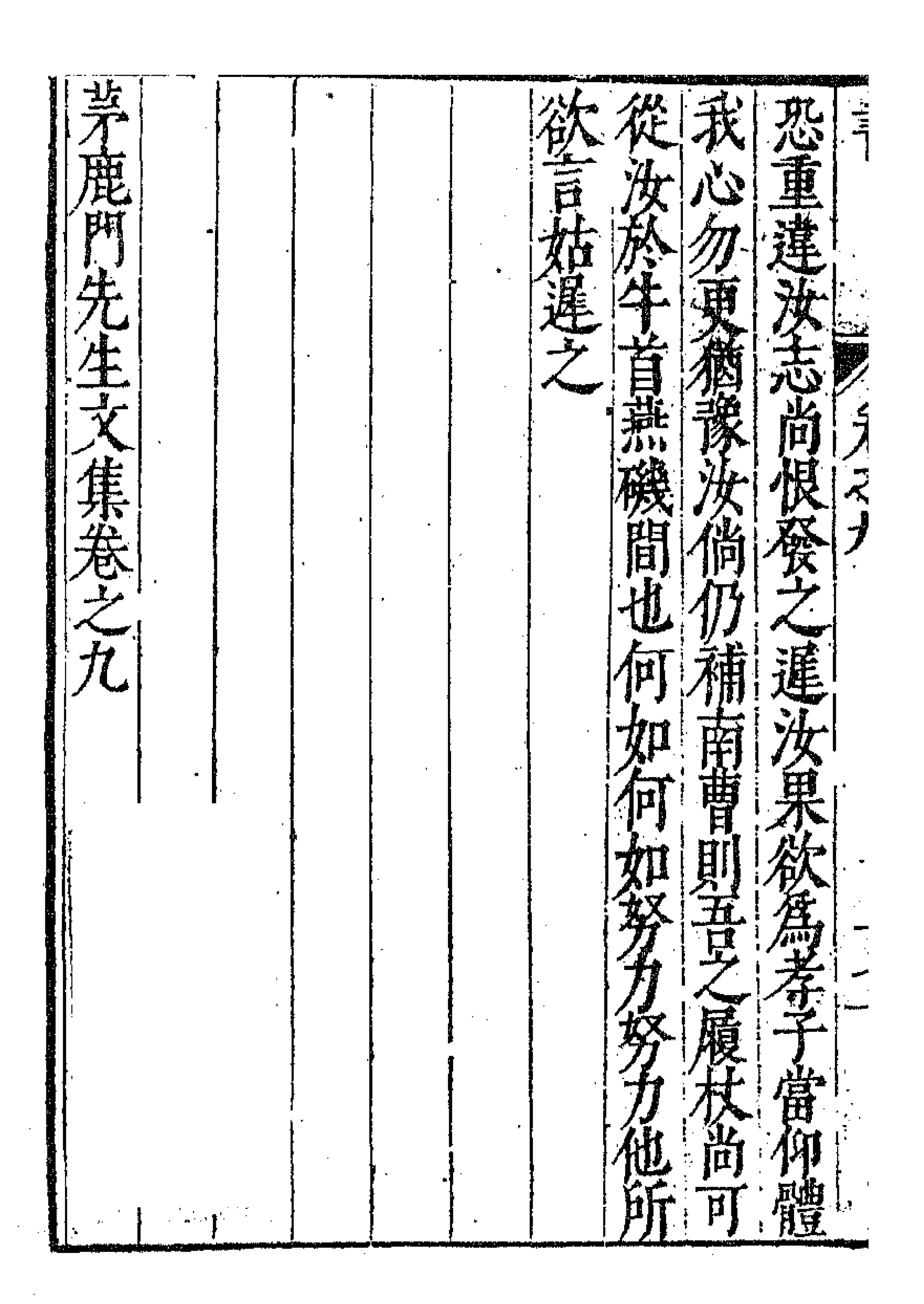
頃覽汝所爲轉假疏不覺怏怏怒抵之地夫余豈
世俗尋常之見哉不暇遠引姑卽汝入仕以來本
末及余生平耿耿未了之志爲汝詳之汝之初擧
進士也卽乞差省我不足論已而由章丘入爲御
史此正奮報　國家之時奈何甫及數月以吾偶
患瘍疾遽乞休沐此其誤者一壬辰推吏議汝卽

悻悻有終焉之志余聞章丘士民輕千里而號訢國門者殆三百餘人也公論猶在人心猶不亾故强汝出已而補浙川令聞汝不以遷逐自居頗拮据撫字遂及量移南部郎　國家於汝亦不薄矣正宜竭力奮報以收桑榆胡爲乎不及赴官遽以疾乞歸此其誤者再汝不過以我年踰八十日暮可待豈知世間固有百歲人即如吾近所嚴事醒神翁或曰年百餘歲矣假令其子若孫能待其盡而後入官邪汝蒙　中朝子告來歸倐已二載而今復爲轉假之舉不知汝之意何居將再偷閒二

年而後出乎抑謂吾之壽筭必盡於三年之內乎
抑亦終其身不出乎如更歷三年則吾愈衰汝愈
不可出如謂吾筭必限於三年則恐汝有所不忍
日月云流汝老且至他日欲出則不忍欲轉假則
令甲所不聽惟有終身田里作一鄉黨自好之士
耳汝父令汝讀聖賢書望汝科第如斯而已耶此
爲孝乎不孝乎吾少時以名業自喜庶幾爲　國
家效尺寸不意三忤執政遂致淪落生平未了之
志付之汝輩汝受　朝廷爵祿不思致身而今日
請告明日乞身此爲忠乎不忠乎語曰小孝者大

孝之賊孝經一書諄諄立身揚名古人祿思逮親往往爲親屈烏有棄官不出方爲孝乎自漢世有孝廉之舉而干名釣譽之徒故爲割股廬墓及一切非常可喜之事皆非其至也即如李令伯陳情表千古艷談之然令伯比年四十有四而祖母劉年九十有六汝年政與令伯等而吾年去劉尚十歲汝即慕令伯何不待之十年之後乎又令伯稱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外無朞功強近之親今吾有三子三女十一孫三曾孫吾之起居甘旨顧獨賴於汝邪吾雖老食不必䖍䖍行不必杖扶汝視吾

精神色澤較之五年十年前何如而必欲以歲月期我限我邪請汝思之假令汝有子已通籍將令其朝夕相守日為待盡之計之為快乎抑令其馳驅王路經營四方之為當乎語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吾之所快在彼不在此而汝不能順是泥孝之小忘孝之大修孝之名而辭孝之實竊為汝不取也又吾官至藩臬以遷轉稍速不及膺 國家贈錫恩汝黨努力雖不敢過望得一外官三品便可贈及汝大父母庶幾了我生平第一未了之志吾沒且不朽而況於他乎吾心耿耿吾言種種



恐重違汝志尚恨發之遲汝果欲爲孝子當仰體
我心勿更猶豫汝倘仍補南曹則吾之履杖尚可
從汝於牛首燕磯間也何如何如努力努力他所
欲言姑遲之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九

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送沈令序

古者之仕不出乎其父母之國間有不合而去而游仕乎他國者大畧亦魯衛韓魏中山鄰服之間交相聘而至者也亦不越數百里而止故其同朝而處結珮而宦者非其父兄姻好則其鄉先生所嘗與遊者也雖歲時州閭伏臘宴會弔賑慶恤之俗數相往來如里之田父服賈然故仕者至以官

爲氏甚樂且適也無所謂客土者之思秦漢以來一天下而郡縣之或輦轂畿甸之士出於嶺海蠻戌烏言殊服之域或嶺海邊徼之士入乎中州幸錯相易而至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其五方之山川異壤衣食異宜寒燠異候燥濕異劑非惟歲時州里之俗不得適而併其父子骨肉之音或阻絕險時而不至焉於是仕者始亟於轉擢以去而所至往往多羈旅蕭瑟酸惻慨慷綿邈之思或感歲時風土與其鳴春之禽四時之花木山河之攬帶池臺之燕賞彷彿差池乎鄉之所習覩者數共

騷人墨客賦而歌之未嘗不欷歔若草之吟蟲悽然以悲也閭有鄉之人與之同遊於其土則不問識不識欣然若相悅也何者孤鳥游異林聞同音者則蛩然喜和鳴不已情也此古今來人士所同而於時之遷臣逐客被罪而至者爲甚予吳人也吳之土戶牖之間山川相軫結水爲盧而秔稻鴈鶩魚鱉芰芡以爲食者也去燕趙數千里所謂五方之山川服食寒暑燥濕不同習者而予待罪茲土適吾鄉沈君大衡爲末年令且彼所稱不識者猶欣然相悅也而況君之賢尤鄉人所雅慕而譽

之者乎君數由公事首羣吏來謁郡署予輒撤去臺參故事與君退食共爲吳人而語商確土之民所疾否閒於歲時款款指次鄉土故事又怡然若遊茗雪樵李之閒聽採蓮之唱吳趨之曲而忘其去者也亦洽矣古之遷臣逐客之懷予將於君乎憑而寄之而君且倏以考最去君爲政不務聲名惟廉白自持恂恂近古之遺愛焉予知茲行也例留擢京署不然當必改他州郡以去不復來嗟乎君之去也與予坐爲吳人而語於其左右者其不可復也已吾烏得而不飲鬱於其心乎故於其別

也申之文以綏其行

顧遠齋復河南僉事別序

公從大名同知三月復河南僉事以去公於予衆所稱鄉先生者也屬邑長吏九人盛供張祖道衛水上請予文紀其事予遂屬草三易稿累數百千言不能畫取而扣之其音嗚嗚然寥慄悦徉然若不能成聲者也則又輟去有從事者觴而前曰公之鄉誼于大夫所溉於心者舊矣其來大名雖未幾吾屬醉之者若南風之絃也子大夫亦適徙廣平至於此所謂東西州然言甚易者何朝命童子

操縑與墨侍左右暮不能報也豈兩君者均以罪
徙至此又離且去故悲者不可以累欷呻者不可
以太息耶予笑曰曾是之謂哉嘗讀傳記詳古賢
人志士出處之際自屈原賈誼以下何可勝道也
其間或復或不復或既復而放或再放踰時而復
不暇論故士之於此譬若江海之漚顯晦離合雖
其所之焉耳予於公亦何適乎哉獨吾今從諸君
導送公茲水之上延眺數千百年閒遷臣逐客之
轍徙而渡者不知其幾人　國家來以郡饒而僻
繇罪徙而至者軫相接也然其闕著功德於土與

其暫至而去無所謂功德者於土而特採其名以傳書之簡冊祠之伏臘所遺燕遊歌賞之址山𠇍野父指而語赫赫若昨者獨文潞公彥博韓魏公琦歐陽文忠公脩蘇侍郎轍以及韓絳劉摯陳𦏁中之屬五七公者歷歷可數也餘皆尋已零落烟波霧澤之間而不可求矣由此言之古賢人志士所以從而暫寄者跡也其離而既去而獨有所常留者道德與勳名也其所謂顯晦離合可喜可悲者吾不知惡乎在也吾屬相與指顧河山草莽而一以聆焉能無悲歌感慨彷彿古所謂爽然自失

者乎哉予知公非區區於世之顯晦離合者故於公之去有所口噤而不能言蓋在乎此而不在乎彼也公頷而大笑欣然嗛飲以為別

贈牛昆溪同知廣平序

予觀孔氏之門所稱異能之士甚衆然顏子而下其日侍於左右之側而欣然樂者唯閔子冉有子貢季路數君子門人所相與摹畫其衣冠言貌之似特閔子曰誾誾而已其餘若冉有子貢以侃侃書季路以行行書均之書其所為剛與直者予嘗誦其言過闕里望孔氏廟宮像想見其人大畧以

魁梧嶄岸之氣自喜今與今人遊今人類不好者
也他日論友則曰友直益矣又曰吾未見剛者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氏獨纍纍然數
稱而嚮往之何哉語不云乎剛類火直類木其材
爆而上行而不膠折於物故物不能侵鬬之蓋不
如是不足與近乎道也予同年進士河南牛君者
長七尺廣顙豐頰美鬚髯褒衣博帶意豁如也間
與之扣古今事論利害成敗得失數稱先君子之
言癯然當可否鏗然若敲金戛石而出無留也雖
面批人有不顧者當是時人望而貌之無問識不

識相與指而呼曰牛君剛直人也殆孔氏之門所
謂侃侃行行者之似也由予觀之史稱魏俗剛武
上氣力子貢季路皆魏人君之所稱鄉先生也君
豈其流風苗裔耶何嚮見孔氏廟宮像及按門人
所以摹畫其衣冠言貌之似吾今於君特疑不能
辯也似不似吾不論而世之人類能好君否也雖
然孔氏之所與者非與其侃侃行行也與其侃侃
行行者之可以近聖人之道而不爲止也行行者
剛直之最露者也侃侃則稍堅忍矣然要之負氣
而非道勝者必誾誾若閔子庚書之所謂直而溫

剛而無虐於道近之矣孔子他日又論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皆所以摧季路魁梧嶄岸之氣而納之於道如閔子者也予南州之人其氣多弱於君不相及然獨數以直自喜而深好君聞君來同知廣平吾躍然又數自懼不能不於君乎規者故於諸從事之請詩書所以而告君焉君能莫逆於予之直乎否也

贈陳孔目序

繇周衰而仕諸侯之國者非公族之子則四方之士所客遊而至者也古昔先王盛時養士之法學

士大夫共覩以爲迂遠擯而罷去之今其遺目載
禮經其德行道藝之所書會民讀法鄉射養老獻
馘訊囚籥舞絃歌軍旅爼豆所與致習大畧隋唐
以來博士弟子之所不講者也今一旦舉其說而
聞之於衆市之童子必吷吷然羣而嬉姍也吾信
古之道不得驟行於今之世者然獨竊取先王之
意所謂庶幾其近似者彊之莫若尊師何者古太
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州黨之閒
抑有所謂鄉老者賛鄉大夫而書其賢者能者以
獻于王內寄其權又外優以不臣之禮而尊顯之

蓋所以嚴民敬事之心而興其道也迄漢興天子猶數詔茂材受學國家有大疑難下太常會公卿百官各具師之說以對諸生詣博士登堂頌禮必嚴或誦說有法必驚問曰何師則謹對曰師事某其所以嚴而事之者如此故其時之賢材雖不能盡如古昔盛時之鉅而明經潔行孝廉樸茂之士繇高第入為列卿二千石而有顯聞於時者史不絕書也予觀　國家來中外州縣之師率錄州縣所為齒年以貢之弟子而領置之間由舉于其鄉與進士於　天子之庭而至者特百之一千之

一而已是以長州縣者與刺史者之至率以升斗簿書之吏厭視而不厚爲尊寵或以稱書于上又輒坐故事待之踰時受州縣之吏而止信如是則衆何所勸何以廣厲學官而興教化也當是時學士大夫數見世多所稱豪特奇崛之材顯名其間而曰事如是適矣似不必區區慕古之道者抑不知非由今之法養之如古盛時者然特世所負豪特奇崛之才不終絕于時於是乎稍稍出也予願國家罷去州縣師之法畧倣古鄉老遺意擇其經術傑然者賓禮之稍以稱書引擢州縣之吏以上

而異等者大較當攷宋諸臣表胡瑗故事然後四海之內令習睹古所謂尊師者之概慕誼無斁也予友王君汝修志古之道聞予言而好之因爲予言濬縣師陳君者陝以西博物君子時時舉古之道爲弟子誦說予奇而藏之胸中久矣頃屬草郡志來從事予驗之果王君之言不妄而未幾以遷翰林孔目去按君職即古文學掌故之屬非世之茂才不得與豈　國家上採故事而將褒禮之顯榮君之道耶古所謂尊其師而嚴事之者耶抑亦繇君之賢偶卓絕於時不但世世所謂予一百一而

王世承

罕遇之也君行矣入待詔承明之廬朝夕與世之名公鉅人者遊試以于言質之合乎道否也

叙丹徒縣洲田誌後

郡太守巽峯先生洲田之法行其川隈江海沃埜之利旣入于官而勢家鉅室無所厚射以滋訟鬬卿大夫之過道里者郡縣歲計其入以待委積故時其張宴飲車馬饋遺一切無會之徵所繇朘民脂理以赴交締之壑者悉巳罷去司諫荆川先生記行事書而藏之名山矣先生復請鄉大夫自山吳公爲誌以事必詳始則其情見故爲公移以田

之塗澮不分則民有血氣不能無爭心故爲圖以財之出入無式羸縮無式則司貲者或匿而攘非所以勾郡縣之籍以遲其久也故爲例以法必公議則來者可守而采風者有劑也故爲記議賦頌書凡若干卷刻既成其隸邑吏李坤迺讀而題其後以告繼今日之有司者曰是法行其貲入于公府其出入悉總于司財者書之以待歲弊郡縣非爲公費不得書爲公費而郡縣之事不得書郡縣之事而上官或命書之以待歲弊也則得書其或上官欲有所貲命於有司而不欲有司書之也亦

不得書不得書則不得以其財入出故嘗被書者之所籍以孜故時里甲之費郡縣佐貳寮幕所自爲奉御者什去其九遇鄉大夫所籍以爲款澤絡繹道路之間者什而去其六七及其上官司所轄歲至之常以爲奔走供億者什而去其四五他日郡縣之長吏於此使其約已治官守之百司也稍令内不厭其子女童婢之欲以尋奉御外奪於連騎結駟者之篡求以納款澤中復嗜上官者之所延顧滑澳泂泌以爲奔走供億則以是法爲贅疣所甚不適意於有司呶呶焉訛言撓亂而去

之唯恐其不蚤且力譬若薪之待燎行之數年不可得也而況望於久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遲之數十年之後而洲田之存者或沒沒者或復時之沿革財之消息與司財者之庸與否相攝而行之以不失乎今日之意是則巽峯先生之所望於有司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同志者又題而告郡之勢家鉅室者曰是法行則齊民蒙故業凡以氣力雄食郡縣者既不復能射江海之利以兢擊鍾鬻食之富當其苦之然而齊人炊鹽築粵人炊璣覓利之所下民其慼而犯焉故也故聖王禁利

以定四海諸侯禁利以保境內況郡縣大夫之獵其所入以待所出凡以爲民也因公家之筭以寬什一之誅非爾鄉黨鄰里朋友姻戚乎語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蓋言唯人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待郡之行富而附仁義者按洲田法所爲節里甲者甚善惜乎縣之歲費僅百金所以行之不能以久也幷跋

送呂芹谷出守襄陽序

古之人有功德被於其土史氏書之竹帛及其沒世之後近者百數十年遠者千餘年其在當時所施爲之畧蓋已剝蝕煙沒陵谷之間而無能指次

之者而土之人猶相與像而祠之或即其蕪宮廢第所嘗賦歌宴遊之處聞其名氏輒悽然歔欷悲慨伏而弔之若此者豈近世所習覩區區簿書筦鑰之謹與夫廉俠幹局之勁能樹功名于茲土與彼其德有藹然入乎匹夫匹婦之深而莫之爲而爲者此之謂古之遺愛也而于竊恠今天下州郡才吏往往其所以功名自喜震燿當世者或不於此而於彼何也襄陽者阻江漢之上所稱中州之最雄者也漢以來世所當侯王戰爭數持重兵臨鎮於此其在承平累洽之後則又以其文儒領二

千石印綬出而守之者不知其幾其所能傑然表見者抑又不知其幾獨羊叔子以其風流文物爛然被江漢之間杜元凱以下歐陽子猶與其功而不與其仁且不得而並焉而當時襄人所爲書其祠之碑與過而渉者至于今騷人繪匠猶能摹畫而歌詠之逈然人之耳目焉豈非其德之入人深有所不可解於其心與予同年友呂子芹谷令且出守茲土試郎其境采民風而問之其所由然者抑獨何與嗟乎夫世所務功名者在彼而予所爲呂子亟稱而喜道之者廼在乎此毋亦近於迂者

也然呂子怛然有志於古之道者苟歲時伏臘過
羊叔子祠下當必有深量于言而踴躍者矣

陳情錄序

陳情錄錄右都御史南渠王公尹應天時所乞省
太夫人疏及歷南京刑部侍郎時而以太夫人養
再疏來歸者也當是時　聖天子憫而許之縉
紳百執事共相矜以爲榮而各以詩歌倡和之者
若干首其系錄之額曰陳情云者則公之門生故
吏按公本末與漢李密故事合相與慕誼而書之
也刻成于受讀因竊嘆曰人少則慕父母仕則慕

君其所由積習者遠矣予故攷古今傳記竊惟世
所稱山澤一行之士能傲然自放江湖之上者有
矣夫既籍朝請而能以父母之養爲患脩然若蛻
而引者甚難也若漢諸孝廉起家白衣始天子召
之蒲車亦時時聞有引大誼辭使者位稍通顯第
歷公卿以后史傳所載盖寥寥矣若此者豈古今
位涉公卿者類多眷待既久春秋高不及其父母
之存者與抑亦繇其身既貴近天子數寵臨之而
勢有所不能請與何嚮或能之而此卒不能也抑
亦以山林寥曠其始麋鹿貌兕之在野者固相狎

也而入苑囿飽豐草彼遂有所縻而不能置與予

間按公再疏日月公年始逾艾於禮猶服政家尚

有兒仲亦不應制所稱子一人而父母年老者得

歸養公迺獨能抗疏引傳記所少見之事與古禮

及今之制所不應者恬然以其身際日月之貴而

遠從林壑親山澤一行之士無以異何其壯也及

太夫人没有司疏請復出公時稍遷竟不能久留

而上　天子印綬乞骸骨去亦可謂賢矣嗟乎

大臣者國家之表也當其父母之養苟能如彼白

衣者恬然世利之外而乞身以退奮夫而不顧其

流風藴義豈特區區閭里所稱孝謹篤行已哉天
子而有乞身之公卿於下則必禮異之其心固曰
大臣之孝廉也如此其不可以祿而覊縶之也如
此而不忍辱之矣百執事而有乞身之公卿於上
則亦矜而傚之其心固曰天子之嘉大臣之孝廉
也如此其不忍以祿而覊縶之也如此而亦不欲
以自辱其身矣如此則大臣重小臣潔朝廷尊而
天下治矣否則大臣固可辱而使而有如頃歲以
來簿責諸公卿狀其所係國家得失豈細故哉嗚
呼於是時或有識者按公故事讀其疏想見其人

能不爲之泫然欷歔流涕矣乎是以敬爲公志之非特暴史官所書李密輩一行而已也公名爌黄巖人學者共尊之曰南渠先生其居諫垣時所數上書諫止　武皇帝遊倖及彈劾中貴多迕世所難言者及尹應天吏民於其去相與像而祠之予嘗過其祠宫下刺問吏民吏民沾沾口次有兩漢京兆之遺楷云

送陳僉事序

大理寺左寺正陳君擢廣東按察司僉事領高肇以西右寺正顔君而下謀屬贈言於予佐其行嗟

乎子能助陳君乎哉高肇僻處百粵南徼去京師萬里按圖經及傳記所稱其土椎髻而跣先王之所不能正朔也漢以來稍稍郡縣之上下數十百年小吏之編輸而治租賦者亦數矣聞其夷獠之習相錯囂然猶舊之十五未已也昔五方之人不相適譬之寒燠燥濕區區鳥言之裔固不可勤之以中州與抑亦中州之才吏或不及至遊於其土間至者特簿書繩轂無以先王之道導之者與竊惟子吳越於春秋時齊魯宋衛曹鄶中山之君嘗夷之不以與盟當不能半今之高肇之區也子游

以布衣掘起其間而北學於中國翩然遠能引孔氏詩書之旨修飾其俗吳越之教於今首功也況乎陳君者世之才吏持

明天子璽書而監視數十州縣之民與有司朝康而暮禔之使能以子游之學而南面端委以臨焉其何有於吳與越乎過南海甘泉先生在焉或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斯人也君能過而學之當必為助於君矣

壽東吾譚先生序

始東吾先生之教湖也坤在諸弟子中而先生之中子綸方童齡時間亦攜之來與俱乎兩人者均

先生之所器而命之友者也後十年綸爲南祠部
而予亦調爲兵部郞因次坐祠部君問之曰先生
之去吾湖也何以曰擢　順昌王傅頗數採古者
王吉龔遂諫諍之誼以明職然非其好也遂棄去
歸老矣問何以事老曰先生性澹泊自喜世所馳
酣戰鬬不入於其心君之所知也曰惟閉戶諷老
氏書以自娛課吾兄與吾弟注文幾課兩童僕種
樹種韭幾暇則召里中能者令家供具與飲酒無
筭投壺雅歌仰天自樂他固不知也車不過城市
歲時鄉飲讀法有司間以召或至或不至也間疆

有力否曰年且七十矣猶日飽飯數盂魚一盂蔬果二盂鬢髮與髯囊之㴱者黝者今化而爲蒼矣然尚未白也澤顏而脂顧語古今圖史得失剌剌不置口猶君之曩所與遊也問尚能從山水之遊乎曰不厭也居頃之祠部君函封縑一軸過予所請曰某月某日先生之辰今年且及期矣制有兄弟而父與母老者不得侍吾之兄與吾之弟數奉觴上壽吾獨不得俯仰其間何以自適乎詩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惟君爲賦而識之也予題之曰聞古有鄉先生服官上廉白歸則杖於其鄉以孝

弟力田教子孫命之曰三老國家有大故數賜帛存問若吾先生者斯其人與斯其人與金陵多佳山水及古隱淪道術之跡先生脫不厭顧載之東遊吾與祠部君且告休沐出而日侍几杖如湖中時焉可也

贈栗僉憲序

聖王之治天下譬如醫者之治疾也苟可以活人則雖溪壑之毛蠻海之螺產于窮山絕徼烏言卉服之域猶採而煮之而況鍾乳烏喙出於中土與閭里之間者乎未聞以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

之也予覽觀　太祖採三代之誼錯封同姓之國自臨緇遼代以西涉太行雲中南出汝漢長沙豫章以捷蜀徼叔伯昆弟冠帶之國半天下又監漢諸侯王爲世世子孫患故名川大陂租賦之壤不以封不得與政事列朝請或頗疑舜爲天子封象有庳使吏治其國者爲象不仁也殷之微子比干周之虢叔周公旦與夫毛衛之事去上古近姑不論卽漢劉德歆向父子唐李德裕宋趙鼎汝愚之徒其出入將相書之史冊者歷歷可睹予故閒讀魏陳思王所爲求自試表每於今累欷而泣也

然後　國家以來深懲搏謀世世無恙中葉以後則又稍稍　諸王輔導官屬亦不許轉徙妃嬪以下暨縣主之子系支庶並不得通籍朝署籍謂同姓骨肉至親之臣也假令諸輔導官屬與戚畹之子系支庶有如漢周昌賈誼董仲舒鄒陽枚叔王吉張敞及馮野王父子兄弟之徒出乎其間而苟以法棄之何異產之中土閭里者活人之材卒因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之也乎且自古以來記籍所載同姓之國爲患者唯漢爲甚漢之患在諸侯疆大擅山煮海得自置官屬治租賦爲孽非由

輔導官屬得轉徙與戚畹子系支庶入奉朝請然也又孰知邇來　諸王國間以驕不奉法有司不能制或由諸官屬與戚畹之家左右無狀使變今之制中外一體令如誼吉鄒枚之屬爲參乘與出入兎死其間安知不如鼂錯涕泣而諍且恢於其職者乎故數發憤思欲効萬一之議於　主上特未會便令乎觀上黨栗公慷慨多大畧有古豪傑者風每自許使遭際漢武皇帝當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乎壯而察之似亦無異斯非世之所慕鍾乳烏喙之材乎顧由母夫人爲桂平

縣主舉進士第坐國家故事出守陳州已而累二十年今始疏爲陝西僉事人士或幸公遲而及用而予獨憐公之材異等恐猶不及盡用於時也雖然西北頻年多虜寇吾鄉總督曾公方草河套之議公脫能展素所蓄抱爲拓土河朔　聖天子方拔士如轉圜集議若流水安知世無詘功者出而建議於時務增損故事於以盡公之才者乎其有與無不可必唯公愼自勗以俟吾知鍾乳烏喙之必不遺於世也

周氏族譜序代韓苑洛公作

予門人楊君汝修嘗與給事中周君順之逮繫獄中已而蒙　天子仁聖釋放汝修出與予言給事君之爲人與其待罪狀予盖耿耿也久之給事君手編所爲族氏譜因以書貽予曰古者天子胙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土則各命之氏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家各按其氏系以宗法行世祿之典其比閭州黨之民不及以世祿者亦繇口授之業長子孫於其土而太宰往往以九兩之法捬循其衆焉是以族聯而不散教隆於上而俗美於下有以也中世以來諸侯公卿大夫士之世不及祿崩離分

散枝蔓乎中國又革命之際所所當兵燹戰陣與夫荐饑相仍亡徙道路山谷者不可勝數是以州郡之間求其唐宋以來之族且不可得而況於古者氏系所出乎甚或再傳遡不可攷伯叔昆弟之間若秦與粤然相奴隸牛馬者有之此學士大夫之所以欷歔飲泣而譜之所由作也怡不佞周氏居太平其里者八世而上不可攷按福四於予為祖系所可攷者之始由福四再傳而為端慶者于高祖高祖之下始得予曾祖行者二人絕不傳者一人祖行者五人絕不傳者一人父行者十六人絕不

傳者二人予兄弟行者四十六人其絕與否及予姪行者咸未能書也嗟乎予四十六人及今猶能字而呼之數傳而或窘於兵燹饑饉之餘安能不復如曩之八世而上其伯叔昆弟之間又焉能不爲世之秦粵而奴隸之者乎又况望其或出於此有所謂古之族訓者乎予竊懼焉幸

明天子放歸田里迺得放歐陽氏譜法手次如左而族約數條則采古者族食之遺以待後之人者也惟先生賜之一言予敬讀而題之曰古之著姓公族必獲賢者而昌周始建姓以其氏名焜燿傳記之間

者甚衆然給事君嗟遠不可攻不欲附離之其所
自傷者遠矣廼今給事君進以其身抗疏於
天子之庭濱死而不顧退則修明其道以首師鄉
之人非古公族所稱篤行君子者乎使後之子孫
讀其譜共守其約謹識之曰其以下先生之裔也
某某某先生之始祖以下而高祖行曾祖行父行
而支屬者也先生首賢者之誼以大其族而其所
以食之而訓之者又如此周氏之流風藴誼於今
復昌矣茲或給事君之意哉巳酉秋九月望日某

贈王兩洲大宗伯給由序

公卿有遠行則從官以下百執事有司相屬治供張于郊擇其善詩歌文辭者賦而祖之舊也延代以來大畧並好後陳其才畫與其所臨官赫赫人耳目之勲位與聲望他或不逮焉予按之似非詩書之指也昔周成王推擇百官臨鎮東都曰君陳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尹吉甫北伐玁狁來歸天子賜之燕喜而詩人乃歌之曰張仲孝友夫以古者頌美大臣不本其才畫勲望而獨擧擧其室家父子兄弟之際者何哉盖孝友者君子所稱神明

之德以之修其道於家則和而祥以之聲施於朝則顯而洽三代而上大臣所以措諸天下國家以戴翊天子葢繇是也兩漢時丞相御史大夫而下稍稍以孝廉進誼卽此今南京禮部尚書安福王公自

武皇帝時起家凡數十徙官以迄于兹中外士無問智與愚若按其爵里名氏咸能呼之曰今之閭臣也坤忝厠從官後閒伏謁公特貌疑其道非今人然者廼退而質諸公之弟司務君司務君爲予詳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弟而所居族屬支庶自米鹽毛瑣以下不可手畫也

嗟乎盛矣若我公者豈非修其道於家者豫故出而擅聲施於時者章章若彼於公以給由行從官而下咸持故事倡和詩歌若干首祖道右都門上坤非能文辭者也司務君前屬之坤坤皇恐愞怖謝不敢當竊謂公之道信古詩書所次大臣之指不可以無述也又於公之弟爲之辭故不以衆所覩記公之才畫勲望而獨詳公之所以室家之細且令天下學士大夫聞而謀曰古所稱大臣若君陳張仲者流其道在乎此而不在乎彼庶知所本而概慕於心也謹序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贈朱射陂考最序

古之爲詩自王公大人以至田夫野婦家習而戶聆之是以兎罝雞鳴之吟雖甚微細而其音節之至可以徵管絃動天地感鬼神當是時太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用之之法咸本乎詩故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有以也漢以來詩之道亡矣其能以音

節擅于時者非其匿山澤務丘壑高蹈冥跡之士必其遷臣羈旅傾以鬯豪宕軼之氣自喜困於燕雀感悽抑鬱不得志也然後大嘲小賦嘯傲日月太息今古也其言窮而以工求其如嚮盛時所謂王公大人言之幾乎道者特不易得焉間有學士大夫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爲詩歌者出而綰印綬爲吏以彼其材往往以鬯豪宕軼自喜之氣淋漓迫隘乎其中所至或爬幽發伏鋤疆剪右間多有環瑰嶄巖可愕可慕之政而同進者忌之勢家鉅人嘗有忿者又從而旁睨巧伺以訕詈媒孽之故

動而得譽謗亦隨焉自古縉紳先生以此覘詩之數不見用於世而曰詩能窮人或曰詩必窮而後工要皆非言之至者也書不云乎詩言志志也者心之所之也感於物而動形於聲發乎情止乎禮義故其音溫柔敦厚而其爲政也達古者太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授之以政蓋在乎此也尋友射陂朱君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爲詩歌者其出令烏程獨能自擢近代學士大夫自喜之氣而彷彿古詩人者之至大較政務近民初不事世之環瑰嶄巖者之譽君爲人特澹泊自持同進者不忌

又予烏程鄰邑人烏程人亦恬服君之行政亦絕不見世所稱訕詈而媒孽之者此其善下人而人歸之吾固知詩之不能窮朱君也令且以考最行天子方招選詞賦侍從之職君旣以詩歌名于時其入也不爲翰林必爲諫官當必有古者雅頌之遺以獻明天子者也

壽烏程尹錢君序

世之養生家之言曰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耗於外其勢鮮能以得長生故上古以來閒氣獨稟之士始符合道之自然其次

莫若修形鍊性以固神然後可習爲神仙神仙者
六經孔孟之所不道乎固未之信獨喜其言澹泊
自適近於道者也頗厭俗不稱意稍稍從深山盤
谷之間陰求其人與之遊而山谷間間出烟霧之
癯滌面而蛩首兩瞳子隱然若水碧之峙也頹然
偃卧於其宮扣之不以語也雖未必盡合養生者
之旨要之其中忘歲月習服食似乎有得者乎是
以益奇傳記所稱山谷之人多壽非無取也蓋山
谷之人於世既遠世所沉酣戰鬬淋漓艷冶之慾
無所入於其心則形固而神全故多壽又惟吳郡

波壑之國也其地擅東南魚鹽橘柚稻蒲鳧雁之利故紈綺文繡泉流於天下而富人鉅族往往習買田宅歌兒舞女園林鐘鼓以自適蓋其俗使然書曰生則逸惟耽樂之從罔或克壽似也而海上錢氏者尤郡所稱富人鉅族之最彼山谷之姿當無所移易而至廼京兆君爲予言年且五十矣父翁烏程君年七十大父翁年九十有奇前兩歲大父尚無恙烏程君時時手白鬚戢衣冠杖而羅諸孫前伏奉觴上壽几席之間凡越五世也而今不可復矣予茲歸葬且以曩所壽大父者壽烏程君

予聞之竊疑錢氏者豈其田園鐘鼓歌舞紈綺之麗特若世幻之適也而有所不緇於其心與或養生家之言與書之所傳卒無驗與不然何其世世享多壽也抑亦上世所稱間氣獨禀之士無擇於其山谷者與或否與予皆不能知也予雅識烏程君治烏程特疑其類有道者也故於京兆之歸壽也貽書以問之君辛爲我告焉無若彼山谷者之扣而不以語也

贈畫像者蔡少壑序

陽明先生沒而四海之門生故吏及嘗提兵所過

州縣蠻夷之廬爭像而事之當是時陽明先生之像遍天下而豫章閒所傳特類甚予還金陵一日考功何君吉陽刺其所爲像者過予且曰卽豫章閒所善像陽明先生而名者也予奇而飲之因強所爲陽明先生像酒半酣起據席索縑左手持觥右手汁墨嬉笑淋漓摹畫之點次若飛不爲經意然項且就予閒攜之出示所嘗共先生遊者或覆其半露其半卽能按識而呼曰此某先生也噫亦工矣予嘗慕先生與其門弟子講說其道往往以不及從之遊覩其所爲冠裳容貌爲恨今迺得依

先生之像類甚者存而禮謁之幸矣哉像曲技也嚮苟非與遊之深而求之至習寢食其几席朝且夕焉縷心纔臂有獨得其神於冠裳容貌之所不及即何以能圖寫冠裳容貌如是之工工矣陽明先生之沒不知其幾十年矣抑何以肆焉而手次之若是也夫像且爾況吾黨弟子之誦說其道者苟不篤志而好之如爲像者之求先生焉其能間竊其似乎哉而況望其又有出於冠裳容貌之外者哉嗟乎于感君之獨能而特耻君之不如焉此所以於君之歸而書以貽之因以自警也君姓蔡

名世新南康人別號少壑

贈張御史出守順德序

予嘗按古輿地圖及次傳記所載河北諸州縣沒於㓜以來千八百年之間所當侯王戰爭兵革之跡不可勝數若鉅鹿者古戰塲也及縣罪徙廣平時道出順德南界稍立馬杖策而弔之野老咸嘿嘿不能齒兵革之事所習者小吏治租賦歲時伏臘宴飲之社及閭里慶弔賑䝼鬬鷄走馬蹴踘遊冶之戲而已問故時侯王所伏尸流血處蓋已晏然禾黍粱菽人烟市廬之相壓於其境而能指言

之者或少矣豈非由　明興籍爲　天子肇
轂郡縣　列聖相承四郊之間不識兵壘鼓民
之生齒繁而俗移易至是乎書籍以來於今盛矣
雖然予間視諸州縣衆特不務積聚歲時有水旱
凶荒則易以轉徙故土著者無數傳之族也計戶
閭里之間非故時比矣然詩書未洽也急則習椎
剽持弓刃相嚮其獷悍之遺猶舊也毋亦令之爲
二千石者出綰印綬而吏於其土其權太輕又數
亟坐叙遷以去故不能重且久於其職以務滋
天子之德化然與抑亦不得其人與予同年寒泉

張公故嘗令洛陽以能稱而入爲侍御者也今出守吾不知執政者遽能易今之制獨重且久公否然苟得其人則其所施於郡者當必有古之良二千石次第所陳見者也將不特予曩所過見而識之者而已予謹書之以俟他日采風者之質焉

送華補菴郎中還山序

中世以來士大夫之棄官而去能類然恬勢利以飽丘壑者蓋罕矣間有之必其遊且久數轗轗不得志或憤然憎世絕俗而有所不能容於時不然則他日故嘗有所忤於當世之顯人巨公而懼其

以骫骳中覆之也又不然則其位盈而年且踰矣
㑭當以自請而去者也若此者彼皆有所㩦於中
特其遭困厭窘迫之故不得不以釋而去非所謂
頽然恬埶利以飽丘壑者也是以去之久稍稍或
從而悔恨之嗟乎名之㩦乎世抑久矣苟非超然
有所脫於外以務悅乎其內其能以介然無故去
乎哉予友人南京刑部郎中毘陵華君舉進士九
年於此其以先大夫憂去官者數年及除官又移
以南則其籍朝請之列者特半也君又雅以好古
能詩歌知名於時閭中朝之士方上官期共推挽

之君延嶽然不欲待再上疏拂衣以去君非所謂
介然無故者乎哉然則君之恬勢利而飽丘壑者
舊矣予故知君之能以久而不復悔恨爲也或曰
古之史其以士之亟去位而功名不及著於時然
皆高其義也以一行書予非史也特書之以爲好
修者之傳且竊愧有所縻而不能去也因以自警
焉

廣西鄉試錄序　草就而不刻

嘉靖三十有一年巡按御史朱某某監臨廣西試事
於是千里走書幣聘其督學正某爲考試官教諭

某某爲同考試官時提調則右布政使劉某左叅政張某監試則按察使魏某僉事蔡某暨百執事相與進提學僉事王某所簡之士一千二百有奇三校之而得五十有五人錄其文之尤者以獻爲制也且屬予叙諸首簡竊惟桂林百粤之地方二千里其間佩印之城錯名山大川而列者以百數亦古之都會也　明興百八十年來　天子每策士於庭而粤以右所與錄名氏者不及五十之一焉總粤右之所自爲錄按名氏而校其終且與否者或亦不及什之一焉豈去　明天子遠

詩書未洽其勢不能與中州冠帶之國相甲乙與
予論之二三子曰古之豪傑往往或出於四裔或
伏於海島而況粵雖最西南僻徼猶當今　天
子封以內者乎特在乎上之有司與下之爲士者
何如耳且今之吳越閩蜀古諸侯之所擯而不以
與中國征伐會盟者也鳥言魋結之俗嘗與粵相
表裏然而閩蜀之間歷漢唐時爲有司者得文翁
常衮若人於上焉則於今閩蜀之士所出者常什
之一二矣吳越之間方春秋之衰爲士者得季札
言偃之徒若人於下焉則於今吳越之士所出者

常什之二三矣予始入粤閩今御史與提學者之
至相與爼豆先賢之祠羣粤之士於其宫走數千
里聘名士而教之其他究心不可枚舉則其在上
者盖已仰承　明天子德意稍稍依文翁常袞
故事相次興舉矣然則其在下者又焉知世無季
札言偃之徒相與𡺸起其間以應　明天子者
乎嗟乎昔唐陸贄知貢舉而得韓愈宋歐陽修知
貢舉而得蘇軾曾鞏學者至今榮之使二三子能
不負諸執事者文翁常袞之意舉季札言偃之道
而講且習焉他日出而與吳越閩蜀詩書之澤相

發憤頓顙斬則今日之事之幸也予不佞亦與有榮也已否則寧無懼乎哉是時也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應某平蠻將軍鎮遠侯顧某方並以天子重臣出擁節旄臨鎮茲土右叅政王某副使公某僉事趙某及副總兵張某叅將王某朱某都司王某鍾某則相與助試事於外者也其他若叅政夏某副使楊某都司李某時則以萬壽表赴京師而左布政使韓某副使沈某以給由行或曰側得以書也故爲之書諸序

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近代以來二千石之治以最聞者大較出於材楮者多而繇學問者少何者古之士務學問學問明而其出而入官者特深仁厚愛之根乎其心順時適俗之達乎其政而其所以怛然入乎民之深易世而不解者以此也后之士學問既散逸而其綰印綬以從吏也不三四年輒遷徙以去非亟於材楮相高不得以自表見衆用耳則飾聲衆用目則飾色故兩漢而下其最著者若東郡潁川南陽渤海之屬往往以其材楮之所及而垂之竹帛或以溉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擊盜治獄書斯固吏治

之班班可攷者廼若孔氏之徒單父者流間嘗按之絕無他可表見以自遺於世而其風流文物歷千數百年而爼豆之不衰特彈琴不下堂焉耳嗟乎以此推之則聖門之所務者固在此而未始在彼也抑可見矣湖郡太守李公晉人也晉之士多慷慨自喜而公之至也方其始下車而吏民相與望之溫然有君子之容蓋以學問而移乎風土矣及其臨政也他郡之以海上羽檄之馳而騷然兵革者衆矣公一切擯去之獨以愷悌樂易之德與郡之吏民相搔拊而摩切殆未嘗如彼南陽潁川

之屬求所謂可驚可愕之政者以炫吏民之耳與目而吏民之入而聽政於公也亦若醉醇醴而神解以去而亦無所謂可驚可愕以播之於口指畫之於里巷者然而無問識不識相與呼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郡之學士大夫以及輿厮優隸之賤甚且戴白之老杖几山谷數十年不識郡庭者皆是也於乎公豈非嚮之所謂怛然入乎民之深或易數世而俎豆之不置者乎豈今之吏大都彼各務以其材指相矜而公獨揉孔門單父之遺以揖讓其間者乎公且滿三載以考最行予聞漢二

千石以最聞則天子爲之賜璽書黃金而表爲列卿令　國家故事亦間有行之者不知今之執政所上者其能不以彼而以此如予所論否而執政者其又能以予之言移而聞之於　天子否乎

敘沈道升四書意

予友人沈君道升所裒四書意二卷一曰筆記二曰口授口授者君所嘗口授門人以孟子章句而門人襍錄而傳之者也口授出而他郡邑之學者輒私相善繕寫之不置於是君取而覆之顧自慚非其至者甚且門人或轉韻其上[illegible]而敷衍之者適

明年則手大學中庸讀之而日玏其所自得於心者注記焉其所祖朱考亭氏傳註及蔡虛齋諸名家之說而獄寃之者釐然矣又明年過予白華樓與予見積輩讀論語時則君務解脫其所由傳註與諸名家之說而根柢之者什之二三其所不必盡由傳註與諸名家之說而獨得其至者什之六七間或有諸名家之所不窺與傳註之所或窺而不及以言者往往洞朗闓豁若共游夏之徒揖讓乎闕里而戛金石也以故於君所自喜爲最然學者之能知而好之者寡矣伯兄道立氏聞學者相

與傳君之非所自喜而又憫君所自喜者世或不之知也於是刻而傳之遣使來索予題其首予笑而書之曰是奚足恠哉昔楊子雲少時閒擬相如爲詞賦及覽其所刺譏則彼固自嗤而陋之矣漢之士悅而薦之於天子及他日作法言衆所疑且信者乎其最刻畫者太玄爾顧世莫或之好且以覆瓿也於乎君之學方日見其進而未止其所著當有日深於道而不可量者老氏不云乎知我希者貴君固篤於自信人也而又何靳於世之不爲覆瓿乎君或爲覆瓿乎君也君名偉字道升虹野

其別號云

贈左通判受獎序

嘉靖丙辰豫章左君來判吾郡甫旬日而監使者覩而才之而檄之署烏程縣署烏程不數月而士悅於庠序民悅於里巷翕然有聲稱而監使者器之已而入覲於　天子按其日月猶例不得以疏名聞也於是檄而獎之而其寮桂陽蔡君帥諸州縣長吏屬予書其事嗟乎是豈足爲君書哉古之以吏治稱者唯兩漢爲盛而予觀兩漢若穎川南陽渤海而下方其佩二千石印綬遠者二三十

年近者不下十餘年諸官屬並得自辟除其權重且久故得以盡其材而其政之所由成亦各得以因其能之所近與其土之所宜以爲惠利於民當是時天子數爲賜之璽書以旌其能去則史官述而傳之或以種樹書或以溉田書或以治盜書到今猶班班可攷也若吾左君氣和而色仁法習而事練其才宜且鉅假令授以州郡方城之寄而久於其職當必能爲惠利於民如古之人豈直鹽使者之檄而已倘國家採漢故事他日璽書之賜與史氏之書並可手而指者顧今之官不過古功曹

之屬也其所署縣綬特累月也公之一切材猷固於下寮無專責其權不足以展其什之一其所受牒視事若郵傳然抑亦不足以售其千之一百之一是奚足以究君施而予固知君深亦安敢前君之所未及究與監使之不得以聞者而摹畫其什之一千百之一附古之史氏述而傳之者哉或曰君得民之驟也如此詩不云乎必有以也監使者雖不得例以聞采風者不可以無述也巳於是乎書之以竢

贈笠江潘公巡撫河南序

乙卯冬十一月左布政使笠江潘公之入覲也按故事諸僚佐治供張飲餞北郭道上而因屬善文詞者次其事蓋倣古者歌四牡之詩以相勸勞也時浙東西方迫諸倭奴羽檄日夜至而公從烽燧中驛且馳矣故諸寮佐不得按故事以納於公明年春左叅政任丘郭公闔諸寮佐貽書來屬坤未幾報公改副都御史出撫河南于因謂諸公曰諸公其抑亦知　朝廷所以亟潘公而使之之意也乎夫中州譬腹心也南並吳越北度雲中朔方以東屬遼陽譬四肢也頻年以來北困胡南困倭其

所當深入喋血而蹂躪者不可勝數而南爲甚

朝廷固且憐之矣然患特四肢也獨不聞古之醫折肱者脉其血氣寖耗則反而亟察之腹心之間以壅衛之也乎予問嘗從吏兩河數問諸長老諸長老並稱閭里之間一瘁於藩堡再疲於供億三綫於戍兵兇頑者奸孽尚沼以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往往而在千里州郡之間流亡者什二三盖顆然不勝其丘墟蕭條之邑而漸不可支也巳公方過浙一切轉輸籌畫固荷公從折肱處砭礪以治之今且佩

天子璽書持節入中原其所當

藩室僨億戍兵之數者之間而所以宣其滯抓其蠹察其陰陽啓其榮衛以厚　國家之腹心者公得無意乎昔人嘗以吳楚七國喻尾解而以匹夫陳涉之亂秦喻土崩古今來匹夫挺鋤而始亂天下者東則芒碭北則鄴南則南陽成皐汝鄧並在公襟帶閭幸公有以慮之乎故嘗從公遊知公正直而達明法而廉所至多善政有厚聞於時聞天子業已虛公卿之位以待公吾固知公之必有以復於　天子也

賀宮保胡公序

古者兩壘而戰覆其將於矢石之閒也易而奪其將於帷幄之算也難何者當其矢石之鬬可以力攫可以氣懾而帷幄之間非我之善戰有以奴彼之心而不吾抗則彼必不聽於我非我之襟度有以奴彼之心而不我貳則彼必不信於我余故嘗按傳記若漢高皇帝之百戰以有天下當時所從諸將若絳灌之屬其矢石所覆不可勝道已而獨韓王信中行說輩兩人者教單于日夜候漢利害處漢所當冐頓之患遂與高皇孝文相終始當是時漢之將有能奪信與說於穹衆之庭而反之中

國則漢可無患矣頃者王直徐海兩人導海上諸
夷以蹂躪我中國　聖天子赫然震怒檄天下
諸名將及所故稱敢戰之士以嘗之然輒敗去特
采百官議懸之以通侯之爵萬金之賞　詔中外
情亦亟矣而我總督胡公槩然起而收之于嘗較
王直徐海兩人本末按公所以縛兩人者其說有
二盖海之資也悍而直之資也黠海之資也悍故
以敢戰力鬬先諸夷而遂爲首難直之資也黠故
能以忠信慷慨之氣羈諸夷若屬國然而烽燧所
向猶不以逆名由今計之方海之擁夷衆數萬裂

州郡而戰公收卒不滿千人而欲以翺翔其間其危也固矣然譬則鬬虎也餌之以羊豕或檻而縛之矣當是時公以直爲媒故其弋海也猶易及海既縛而直之資又故黠譬之鷙弓之猱矣當是時公以海爲醢故其弋直也尤難而公於其間獨能後先縛之以獻之於　天子嗟乎公是時豈以奇掘魁壘之氣與力襲而虜之哉蓋自海上小大數十百戰以來公故有以㕘海之心與直之心而其開譸所向殺海而不吾怨故及併縛直而不吾忌耳嗟乎此其際微矣絳灌諸將所不及一謀於

漢而公獨能兩獲之以報　天子顧世之好訾者猶囂囂然而起中朝以外洶洶也而卒賴　天子明聖特下所司議遂及册公爲元勳於乎盛矣哉公之功載在石室而郡太守張君徵余文以賀余特憐公負蓋世之氣以捍　國家而猶爲時所嫉故特叙其本末以遺後世者如此

贈蕭學諭石潭序

今之求聖人之道者必自孔子孔子明唐虞三代之德以教天下其所從遊而相與絃歌爼豆於其側者殆三千矣今其名氏雖不可盡覩記大略皆

天下倜儻之材也而其曾論及史記世家所載尤爲卓犖魁壘辯莫如子貢文莫如子夏蓋傑然者衆矣孔子咸不之與顧獨於區區顏回之愚數亟稱之顏氏没而道幾絶晚又得一曾參以魯名者而孔子始稍稍出而刪述易詩書春秋及一貫之旨以傳之至今若此者何哉唐虞三代之德必其愚且魯之士而不以外物移其心者然後可與之共俎豆絃歌之雅而要其至内以養其心外以習其識而漸之於道也吾邑諭石潭蕭君粤人也粤既僻西南萬里絶徼無中州冠帯治化之俗以巧

繪於外而其氣則藹然皆以本行不勝履眇然儒者也吾始望而貌之而竊異之矣已而扣其深不能為今人浮湛而亦不屑為今人所浮湛而獨以世之所迂且厭者其二三子誦而習之庶幾講求其至以不愧於其識焉斯人也豈非鄉之愚與曾者之似而孔子之所亟稱而深與之者哉嗟乎孔子沒而門人各以其學分授諸侯之國彼子貢教於衛子夏教於河西或為商鞅或為莊周田子方再則為荀卿李斯之徒而孔氏之道遂以毀裂崩缺於天下而不絕者幾矣甚哉教人者之不可不

懺所擇也而吾安得不於蕭君乎深有感也於是乎書以歸之

刻籌海圖編序

國家諸邊徼東起遼薊涉雲中上谷西接隴蜀南及蒼梧象郡百越之地並湮山塹谷以爲界秦漢來世列亭障繕戍守一切阨塞形勝虛實嚮背世有圖牒以詮次其事往者有踏來者可鏡也故士大夫起枹鼓稍稍陳得失形利害以從事而海則閩廣浙直登萊之間綰波而州者南北萬餘里諸島既不得附冠帶之國以自通或貢或絕或內犯

率數十年一見百餘年一見而中國所以斥堠而守者亦微矣及入我　朝始遣信國公經略其間然　列聖以來數十州郡宴然不覩兵革頃者二三狂孽倭儺內亂往往遠近不支　明天子始下詔徵材官騎士及選宿將以合戰騷然中外矣而大者覆師小者陷壁逡巡狼狽所喪無尺寸之功何者將不審敵兵不服習故也少保胡公來小大數十百戰稍得芟刈羣兇遂塡東南于習視公所當蓋世之氣固若天授之者然方其羽檄所告日數十至公舉杯談笑往往事後當成敗百不

一失蓋谿公結髮入仕勤習戎事又遊宦吾浙也又一切彼已之阨塞形勝虚實嚮背了然於公襟帶間故得以擘畫至是耳公一日聞崑山鄭君伯魯從諸生後好言兵事且憤諸將校不得彼已之審而輒以身嘗敵也頃為手次諸夷所入寇與其將士所當勝負處即劃然曰兵興來十餘年於茲並不得片言隻字以系往事吾屬且散去戰陣之跡當亦尋且零落而他日之舉燧而馳者不猶今日已乎於是幣聘君過幕府裒次其事君遂首括諸道之縮海而州與其諸島之錯海而峙者為圖

諸島之或貢或絕或內犯中國所遣使與彼之部署文字器什戰鬭之習不可以不條見也於是次之爲事略然諸道之山川夷險異其形其所勤習戰陣異宜也於是分列廣東福建浙江直隸登萊又各自爲圖而系之以兵防事宜分則散散則不可按月日而次且諸夷所入寇與其或離或合吾必沿其情而后可乘諜遣間也於是次之爲年表爲寇蹤分合譜其所當斬馘數十百級以上古人所謂封之京觀以威敵也於是次之爲大捷考烈士之戰沒與其婦人女子之殉夫而死所謂兵厲也

於是次之爲遇難殉節考兵將攻守糇糧行伍之閒非共士大夫講且肆之不可以明法而有功於是終之以經略予伏讀之憪然嘆曰君之識亦博且勤也已自王公大人以至處士布衣之俠自朝廷建畫以至將帥部署之史苟其一言之係乎當世無不句而比之字而櫛之君抑自知猶多繁複龎雜而中所稱述論列亦共爲異同似未可廢之施行者顧君方鋭於聚矢石以捍 國家其旁搜幽討固宜如此衮既完君因自名之曰籌海圖編且嘗手之笑謂[illegible]曰子[illegible]之爲是編也即醫家所

纂古方書是也融之嘗首草與方外之牛溲馬
浡吾並籍之以待越人倉公者之出而自擇焉而
又何暇乎其他哉君少多逸氣欲以功名自喜及
不遇適　國家多外難卒吐胷中所奇掘如是豈
乎若君者其史遷所謂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
自見於世者乎